



小说文本审美 差异性研究

余岱宗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文本审美 差异性研究

余岱宗 著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文本审美差异性研究/余岱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01-014219-7

I. ①小… II. ①余…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091 号



小说文本审美差异性研究

XIAOSHUO WENBEN SHENMEI CHAYIXING YANJIU

余岱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7-01-014219-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受到教育部 2011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 小说文本审美差异性研究 ” (11YJA751088)
以及福建师范大学创新团队《 文体学研究 》项目的资助

序

中文系的本科生,全部从旗山迁回仓山老校区了。当初迁往新校区,舍不得老校区;现在对新校区却又有些留恋了。福州素有“左旗右鼓”之称,鼓,即鼓山;旗,就是旗山,旗山在乌龙江南岸。如果不是太赶时间,上课前早个二十来分钟到达新校区,恰好碰上空山雨后,青山如洗,白云绕舞,“逶迤飞动,如旗之风靡”,此即旗山也!一时神情大为清爽。就人文言之,溪源江水紧贴校园而过,沿溪上溯,有溪源宫。乌龙江岸,有旧侯官市,“庙踞鼃鼃石,神依土木丛”;“日泻帆光澹,江澄塔影寒”,遗迹犹然可寻。明朝林春泽,居旗山北屿,历成、弘、正、嘉、隆、万六朝,正德进士,活了一百又四岁,有集曰《人瑞集》,子嗣后人,多有文名且长寿;瓜瓞连绵,五六百年来,水西林一直聚族而居。

老校区,又称仓山校区。仓山,即藤山,古名瓜藤山,后贩盐者割为私仓,遂称仓山,其名沿用至今。藤山,在闽江南岸,西起上渡,东至中洲,连绵五里,以其地多种瓜,瓜有藤,故名。藤山北岭,旧有天宁寺,南宋李纲谪居于寺之松风堂。明代藤山人周仕阶,嘉靖举人,仰慕李纲为人,自号天宁居士,其诗集名《周天宁先生诗选》。其子之夔,崇祯进士,重修松风堂,入清不仕,有《弃草集》。藤山北望,一水之隔,有晚清林纾的苍霞精舍。藤山南麓,旧时岁杪,郡人载酒来游,人称梅坞。“藤山梅万树,冬尽一齐开”;“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此明代文人咏藤山梅之诗也。福州开埠之后,梅坞徒存其名,代之而起的是教堂错绣,领事馆比肩而立,“千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下”。民初,国民政府前主席林森先生曾就读于英华学校,风风雨雨,如今林公馆修缮一新,青砖瓦舍,掩映于高楼之中,也是藤山的一道风景。

予生也晚,不及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校调整,自然也没有见到福建师范学院在藤山山麓挂牌的盛况。青砖学生宿舍,地板嘎吱作响的筒子楼,通往音乐系的小木屋,遗世独立似的教工之家,短道游泳池,已经无处寻觅。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到母校,总是千方百计想在校园中寻找过去的那些记忆,你可以指着两座八层楼高的研究生宿舍对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您住过的青砖楼,还是叫十四、十五号楼,记忆与现实,两者之间还有着些许的联系;但是,当您兴冲冲去寻找短道泳池,路径找不到了,即使有识途的老马领着您去指认,面对建筑群,您只能茫然不知说啥是好。

建筑传统可能有中断,这对一所学校似乎关系不是特别大。况且,老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如老华南建筑群还在,老音乐系建筑群也还在。比起建筑,一所大学、一个院系,文化学术传统的承传要重要得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期集中推出三套丛书,其中两套分别以两位学科奠基人,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第二任系主任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斋名——六庵、桂堂命名,用意了然;另一套取名“藤山”,似也有看重文化积淀、学术承传之意。

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道德文章,其他两套书的序言都有精辟介绍,兹不赘。说起老中文系的旧事,我曾经在《听彭一万讲五十年前事》略有提及,彭先生知道的比我多,体会也比我深刻。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件旧事,一件近事。

十五年前,我编光泽高澍然《抑快轩文集》,偶然接触到黄曾樾教授(1898—1966)的生平著述。20 世纪 20 年代,黄先生在福州文儒坊拜石遗老人为师,治诗古文,石遗老人每有讲授,黄先生退而录之,结为《谈艺录》一书出版,30 年代中华书局已经印了 3 版。石遗老人论闽古文家,首推朱仕琇,高澍然次之。朱氏有《梅崖居士文集》传世,而高氏古文尚无刻本。黄先生不忘师训,十多年间,不断搜集高澍然古文 160 多篇。黄先生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1943 年,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黄先生供职驿政,也到了永安。日机空袭山城,“每遇警报,挟册而行”,就是说,每当空袭,黄先生随身带的就是他搜集到的高氏之文。黄先生又想,万一躲不过空袭,人亡稿毁,挟册而行,并非上策。先生遂于 1944 年将高氏古文编成《抑快轩文集》上下两卷,自费在永安印行,公诸于世。

一件近事,前年,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同时馈赠两部文集。一部是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另一部是郑宝谦先生的《福

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或它的前身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书都有卢馆长作的《序》。

包树棠(1900—1981),福建上杭人。著《汀州艺文志》,六十万字,为研究汀州文化、艺文不可或缺的著作。包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代办之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建国之后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汀州艺文志》动手于1925年,完成于1930年,为其少作,除了《自序》一文发表在1930年《厦大周刊》上,全书生前未曾刊布。

郑宝谦(1938—2014),福建福州人。郑先生先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外文系,先后任教于福建农学院、华侨大学,1973年之后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大家知道郑先生曾任教于历史系,然而,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作者介绍,先生还曾在中文系任过教,看到这一介绍,让人汗颜,我们对中文系的历史了解实在太少。《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皇皇一百四十万字,其学术价值,金云铭、黄寿祺、熊德基诸前辈言之详矣。《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出版不到四年,郑先生今夏在孤独中溘然长逝,不觉为之唏嘘。

这两件旧事、近事,都和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关。黄曾樾先生获得国外博士学位之后,仍然不忘师训,一直念叨着他的老师,继续搜集研究高澍然的古文,难能可贵。老师所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学生固然可以另辟蹊径,但是老师有益的教诲,学生可能会受用一辈子,我自己便很有体会。包树棠教授,毕业于“国专”,在强调学历学位的今天,“国专”,算什么层次?其实,身份不一定都那么重要,《汀州艺文志》1930年完成,2010年出版,书稿完成时包先生还是一位年轻学人。时光已经走过了八十年,出版距离先生谢世也已经三十年!一部浮浮躁躁而产生的所谓著作,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吗?郑先生的生活是孤独的,学术也是孤独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的作者介绍,没有职称,似有为智者“藏拙”之嫌,其实公开介绍郑先生是副教授,又有何妨?一位副教授,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写出可以传诸于后人的著作,我们这些有幸忝列教授行列的教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在学术上更高地要求自己,免得后人指指戳戳吗?

收入本套丛书的作者有:黄黎星、余岱宗、陈卫、吕若涵、郭洪雷、郗文倩、刘海燕等,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边到五十之间,都具有博士学位、高职称。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当我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们的音容相貌跃然于我的眼前。

比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他们的学术已经成熟,有比较丰富的积累;比起六十边上或更老的“老教师”,他们则更有活力和创造力,思维敏捷,出手快。他们是文学院各学科的中坚,承上启下;文学院的将来,首先靠的也是他们。文学院一下推出三套丛书,可能是出于作者归类的方便。何况,我上文说过,教授的论著,不一定就一定比副教授高明;同样,不是博导的教师,也可能写出比博导好的论著。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我虽然未能全部读完,但可以肯定,大家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已经做出成绩。随手举一个例子,郗文倩著作中“鱼龙曼戏”一章,即便我能写得出来,恐怕也不会如此精彩。文倩研究的领域我比较熟悉,故举以为例;其他几位的著作,也许更为突出也未可知。我强调遵从师训、学术承传,但也相信,中青年学人,一定会做得比前人、比老师更好,这样,学术才会进步。

本丛书的作者,都已经不是只出过第一本书的“新人”了,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可能是他们的第二本、第三甚至第四本了,长足的进步,说明文学院很有希望。2012年,中国内地出版的新书达40万种之多,2013年44万种,在出版如此繁荣的状况下,一本新书要超凡出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郑宝谦先生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都足以传世。本丛书的作者(当然还有我自己)都得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包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是在完成八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比起包先生,我们幸运得多,出本书似乎不是太难,但是,八十年之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今天出版的这部书?假如有人读我们这部书,会有什么反映和评价?我想,如果这套丛书有若干种足以传世,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那么我的序也就可以附之而不朽了,甚幸!

汉代,藤山草莱未辟,直到晚唐,此地方有民居。如今阡陌扑地,歌吹沸天,已为福州一大奥区。文学院将本丛书名为《藤山述林》,如前所述,取名很有文化意蕴。文学院本科生都从旗山迁回来了,假如本科生不回迁,却把研究生也迁过去,丛书该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说,那就叫“旗山述林”吧!谁又能保证,文学院不会再有迁往旗山的那一天?其实,旗山也很不错,那里空气好,山青水绿。

陈庆元

公元2014年8月24日于藤山华庐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从故事描绘到多重想象 / 1

第一部分 艺术秩序与风格差异

第一章 小说的组织：线、点与面 / 15

第二章 相似性法则、审美诊断与“矫饰”的疯狂 / 65

第三章 零碎性、反浪漫与“斑驳化反讽” / 111

第四章 静态角逐、优雅圈套与悖论迷思 / 131

第五章 科学痴狂、无面目审美与“技术裸视” / 163

第二部分 想象链与镜像修辞

第六章 审美辩护、多因修辞与想象链条 / 223

第七章 镜像修辞、叙事因果与意识形态 / 237

第三部分 关系类型与情感呈现

第八章 情感互探、理念对峙与归谬颠覆 / 251

第九章 意外“失控”、隐秘“创痛”与内心真相 / 284

第十章 自我审视、角色实验与角色意识 / 305

第四部分 媒介特质与审美特异性

第十一章 结构形式、解构分析与审美特异性 / 321

第十二章 媒介差异、“脚本化”与“少数文学” / 339

后记 当代小说的美学资源:经典高地与趣味辨析 / 353

引言 从故事描绘到多重想象

小说的世界,其叙述路径、刻绘手段、想象方式的丰富性远非几个宏大规则所能概括,况且,小说文本的研究还可能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进化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等角度进行勘察。任何一种阐释方法的更新,都在推动小说作品意义的再生产。

方法的更新不意味着小说的意义阐释可以指向一个终极结论,相反,如果将小说文本放置在历时性的意义生产机制之中,新开启的论述角度,会不断超越之前的阐释,创造出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阐释机制的思考方式与理论概念。意义不是在对前一个意义的反驳中行进着,还可能脱离前一个意义阐释系统,进入之前的理论视域的盲区,去开拓新的理论疆域。小说文本潜藏着的意义的开阔性、复杂性与隐蔽性,往往是由于看问题角度的改变而获得全新的理论突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部小说作品的阐释,不是期待某种长期使用的小说批评概念的失效,而应寄希望于新概念的催生。小说阐释的传统概念一般不会失效,情节、故事、性格、形象、环境、主题这一系列概念不会失效,但会造成忽略和过滤,过滤掉这些概念难以容纳的内容,忽略掉这些概念无法辖制的表达方式和多姿多彩的叙事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理论流派所发起的阐释战役,许多时候不是得益于新概念的严谨性或新的论证路径的周密性,乃是不满之前的理论方法的约束性乃至专制性。

高度类型化的小说,比如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对其类型共性的研究,其重要性超过对某部作品的个性揭示。而对大师级作品的风格概括,这种研究更偏重于作品的风格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大师作品的例外性远大于其类型性,大师的例外性是永远的例外性。所谓“永远的例外”,即后来者无论如何模仿,都很难与其比肩,模仿者的作品是不太可能与大师的作品进入一个“类型库”之中。《红楼梦》的模仿者、追随者哪怕是才气如张爱玲者,亦很难让曹雪芹的作品“去例外性”。所以,对大师作品的特殊风格的研究,一位大师的作品群落便是一类。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类型,福楼拜就是一个类型,普鲁斯特就是一个类型。某位小说大师的作品群独一无二的风格就是一种类型。

要注意的是,小说大师作品的风格化,并非在一种层面上。有的小说家是善于讲故事的大师,有的大师的天才在于以细腻化和变异化方式描述人物的感受,有的作家侧重于将小说从写实引入到一个想象的世界,有的重要小说家则在叙事技巧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变革。

大师作品的非可比性的理由,在于大师往往是从小说艺术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展现其各自的才华。然而,各个大师作品毕竟是围绕着“小说”来完成其创作,所以说他们之间完全无可比性,那不是过于偷懒,就是有意无视小说作品之间的可联系性。事实上,强调例外的本身就是意味存在可资比较的特征系统。

富有创造力的大师作品,往往是对既有的叙事手法或多或少的突破或更新。对规则的突破或超越,是否对小说叙事的表现力有所助益,这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坐标。或者说,大师创造出的作品,其之所以有重要意义,关键在于考察其作品开拓了何种界面的新颖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在小说叙事表现人的精神存在方面,有何理由被认为发挥了特殊的艺术创造性。

先从故事描绘这一界面开始吧。几乎所有的小说大师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不过,大师讲故事的方式殊异,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布局阔大,浪漫性、传奇性的情节目不暇接,小说中的巧合更是俯拾皆是,而巴尔扎克、左拉的作品总是高潮迭起,所有的冲突都往一个中心方向汇聚,各种力量都汇聚成结尾的高潮。如果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代表,仅就

故事情节布局而言,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小说在多线索的动态复杂化以及衔接的周密化、巧合化与惊异化方面显示出小说家驾驭庞大的人与事体系的高超能力。

小说不会“进化”,但会“变化”。小说不存在风格“进化”,但不可否认,小说作品群落存在着重大“变化”的事实。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创作作家不吝于提供新奇而复杂的故事,总是有条不紊地将人物的底细和事件的关键不遗余力地呈现在文本的每个角落。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对故事的穷形尽相,多是为了揭示各色人等的欲望,从饕餮之徒邦斯舅舅的食欲到洛男爵的性欲。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中欲望与寿命的反比例关系直接呈现,浓缩了《人间喜剧》对各种欲望的批判性嘲讽。巴尔扎克、左拉的小说作品,以极其庞大的信息量,复杂多变的情节布局,勾勒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从而显示各种欲望对人的摆布力。不过,这直接导致小说叙事多从欲望的目的性着手,人物是在动力来源明确的状态下运动着。

这种运动型小说不是说其人物没有想象力,而是其想象力往往被物欲、权欲和性欲窒息住了。哪怕是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名著《幻灭》的结尾那段以西班牙神父的面目出现的野心家伏脱冷与主人公吕西安的“开诚布公”的对话,不乏想入非非的成分,但都是紧紧围绕着权欲。由于故事情节过于拘泥于事件、计划以及各种具体的欲望,其小说叙事固然在展示社会风貌和世态人心的方面有着无尽的潜力,然而沉溺于对故事情节的“想象”的小说,在细节打磨或情节缝合方面的过度用力,难免使得小说不通脱不飘逸。全篇小说叙事都围绕着故事的起承转合转动的作品固然对人情世态多方位的深入描绘方面会获得拟真效应,但其人物对于欲望、任务、目标过于偏执的投入,使得小说叙事被控制在有因必有果的叙事链条的环环相扣之中。

然而,人类生活并非所有的事件都有来龙去脉,并非所有的心绪、感受都要附着于环环相扣的事件链条之中,并非所有的想象都与目的明确的欲望有关,并非所有的举动都要被赋予重要的意义,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要进行到底。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与事都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走向结束,诸多内心的踌躇仅仅止于盘算,诸多有趣的细节不过是一种重复性习惯,不断

涌动出的生动思绪根本没有机会融入“大事件”之中,很多想象在心中盘旋之后不会付诸于行动,很多有趣的念头恰恰是为跌宕起伏的情节所排斥。

巴尔扎克作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小说作品已经显示出对生活诸方面的巨大容量,从介绍主人公到巴黎何条街道哪家饭店可以吃到味美价廉的晚餐,到遭遇破产法的有德行商人该如何行事才能赢得尊重,巴尔扎克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已经显示出 19 世纪西方叙事文学的阶段性的辉煌。然而,巴尔扎克的小说又的确极少出现“无事状态”的人物和无意义的细节乃至环境,巴尔扎克以及左拉小说中野心勃勃的主人公们其“运动能力”与史诗时代的英雄主人公堪有一比。然而,到了福楼拜作品中,主人公的“运动能力”开始变弱了,其人物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决斗都无法持续下去。作为促使现代小说的叙事风格发生标志性转变的代表性大师的福楼拜,其笔下主人公心态的“消闲感”渐强,事件叙事的因果性由强到弱,情节的“去紧张性”使得故事叙事趋于和缓,英雄主人公的业绩为瞬息万变、退缩逃避的“弱行动”所取代,主题的宏大性被逐步消解,嘲讽性的语调弥漫全文。反讽让情节性极弱的故事获得了被“挽救”的机会,反讽是以叙事态度来代替叙事情节布局的周密与新奇。

反讽的根本特征是想象。这种想象,通过引进一个隐蔽的“影子形象”与“现实形象”形成落差,产生对照,让某种“假”被误认为“真”,并且“误认为”的过程主人公不察觉,只有读者能感受到,因而导致可笑:包法利夫人就是以假相自娱自怜自傲发展到自戕而导致可笑。包法利夫人的真诚的浪漫是从浪漫小说中借来的,其情人鲁道夫的浪漫表现亦是敷衍多于真诚,包法利夫人是在双重幻象中让浪漫的思绪千回百转。包法利夫人全心全意扮演着她所心仪的“影子形象”,然而现实迫使她一次次还原到小镇医生太太的“现实形象”中。对“影子形象”的执著,让两种形象不协调地在主人公身上同时发生作用,包法利夫人以假为真导致了她的可笑和可怜:反讽是揭示某种真诚为虚假所迷惑的糊涂而导致的可笑,是一种走不出自欺的可笑,或无法识破他欺的可笑。福楼拜的反讽使得没有多少情节甚至故事内容很有些俗气的《包法利夫人》成为名著,反讽挽救了故事。“假”中之

“真”，“真”中有“假”，让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不是以是否赢得浪漫爱情为主线，而是幻象与现实的不断龃龉成为欣赏点，“假”“假”“真”“真”，幻象散布在小说的各个点上，每个点无论主要还是次要，都是洞察包法利夫人生活真相的一个角度。

这样的小说从根本上说已经不是太借助情节了，而是揭示主人公的想象，通过想象受挫的各种场景来聚拢主题。

这就不奇怪，为什么福楼拜、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乔伊斯，他们的小说都变得“安静”下来，都属于凝视、沉思胜于运动的小说。那位文学世界中最有名的哮喘病人普鲁斯特，他笔下叙述者以及主人公“植物状态”与巴尔扎克、左拉作品中人物的“动物状态”有着太明显的差别。然而，“植物状态”的“静”并非全然不动，而是感觉在“动”，思考在“动”，想象在“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被称为“幻想现实主义”，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倒是非常好动，其情节的离奇性一点不逊于巴尔扎克，但其人物的幻想性却与巴尔扎克不同。巴尔扎克写《老姑娘》，老姑娘科尔蒙小姐的幻想也就是如何觅得如意郎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幻想更开阔更遥远，既有《白夜》青年人以利他的方式在白夜中成就高尚爱情，还有那《小英雄》情窦初开的十一岁少年郎通过他人的秘密窥视到自己内心秘密的羞涩浪漫。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心灵世界清澈而高远，他们拥有幻想，因此才可能不断超越当下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创作总是能显示出一种深沉而遥远的情感，牵引着人物，让其从具体事务与欲望中“跳脱”而出。

富有“跳脱感”的小说，人物有想象，叙述者亦有想象。如此强调小说的想象，理由在于小说家构造一个情节完整、巧合频频、线索交叉、高潮迭起的作品虽然很不容易，但小说仅仅止于此，小说的叙事与今天发达的影像叙事是无法竞争的。影像叙事以易感性的绝对优势瓜分走了相当部分的故事情节审美的受众份额。小说叙事的优势，不在于通过文字让读者接触到一个“拟真现实”，而在于小说所构建的“现实”，能带动出叙述者或人物各种维度的想象或诠释。小说不仅仅会以情节建构“故事现实”，小说

还在所建构的“故事现实”之“上”让纷至沓来的奇特想象得以自然的附着。描绘出一个“故事现实”,可借此二度乃至多度想象。故事本身便可品味,可议论,可探讨,可争议,可在故事中孵化出另一则故事。小说是通过叙述呈现出来,叙述的特征不是描绘得有多“真”,而在于开启各种不拘泥于情节的各种意义维度,让叙述“跳脱”出叙事故事情节的具体框架,在意义符号世界中以远取譬的比喻,以不羁的狂想,以别致的艺术剪裁,来实现只有文字符号可以驾驭的表达方式,引领故事走向更美妙更多样更精致或更高远的想象性界面。惟有如此,才可能收获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叙事创作的不可替代性。

试读《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段文字:

“您来这里干什么?”他对他说。“还有您?”他看了看我补充道,“我刚才特别嘱咐您不要把他带回来。”“他刚才不愿把我带回来”,莫雷尔说(天真地打情卖俏,骨碌碌地朝德·夏吕斯先生频递目光,眼神照例多愁善感,颓丧得不合时宜,看样子肯定是不可抗拒的,似乎想拥抱男爵,又好像要哭的样子),“是我自己要来的,他也没有办法,我以我们友谊的名义来向您下跪求求您千万别干这种荒唐事。”德·夏吕斯先生喜出望外,对方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的神经简直难以忍受;尽管如此,他还是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友谊,您提出来很不是时候”,他冷冷地回答,“当我不认为应当放过一个愚蠢的家伙的胡言乱语时,友谊相反应当让您站出来为我作证才是。况且,假使我要是依从了一种我明知要受钟爱的感情的祈求,我就会失去这种情感的权力,给我的证人的信都已经发出去了,我相信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同意。您对我的所作所为一直像一个小傻瓜,我的确向您表示过偏爱,可您没有对此感到骄傲,您实际上有引以为荣的权利,您也没有千方百计让那一帮乌合之众明白,像我这样一种友谊,对您来说,是什么道理值得您感到无与伦比的骄傲,你们这帮大兵,要不就是一帮奴才,是军法逼着您在他们中间生活的呀,您却拼命地原谅自己,差不多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不大懂得感恩辩护。我晓得,这里头”,他接着说,“为了不让人看出某些场面是多

么令其丢脸,您的罪过就在于被别人的嫉妒牵着鼻子走。您怎么啦,您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是小孩(而且是很没有教养的小孩),难道您一下子看不出来,我选上了您,所有的好处因此都要被您独占了,岂不点燃别人的炉火?您的同伙们挑拨您跟我闹别扭,岂不是一个个都想取代您的位置?我收到这方面的信件不少,都是您最得意的伙伴们寄来的,我不认为有必要将他们的信拿来警告您。我既蔑视这帮奴才的迎合讨好,同样鄙视他们徒劳的嘲笑。我为之操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您,因为我很喜欢您,但钟爱是有限度的,您应该明白这一点。”“奴才”这个字眼对莫雷尔会是多么的刺耳,因为他的父亲曾当过“奴才”,而且恰恰因为他父亲当过“奴才”,由“嫉妒”来解释社会的种种不幸遭遇,虽然是简单化和荒谬的解释,但却经久不衰,而且在一定的阶层里准能“奏效”,这是一种很灵验的手法,与剧场感动观众的故技,与大庭广众之中以宗教危险相威胁的手段,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他那里信以为真,就是在弗朗索瓦丝那里,抑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所有仆人那里,个个都一样深信不疑,对他来说,这是人类不幸的唯一原因。他相信,他的伙伴们正想方设法窃取他的位置,对这一大难临头的决斗只会更加不幸,况且决斗是想象中的事。“噢!多么失望。”夏丽呼号起来。“我活不成了。可他们在去找这位军官之前不会先来见见您吗?”“我不知道,我想会的吧。我已经让人告诉他们中的一个,说我今晚留在这儿,我要给他教训教训。”“但愿您从现在起到他来之前能听进道理;请允许我陪在您的身边吧。”莫雷尔温情脉脉地请求道。这正中德·夏吕斯先生的下怀。

.....

德·夏吕斯先生慷慨陈词,不仅仅是出于对莫雷尔的爱,而且还出于好争好斗,他幼稚地以为,好争好斗是祖上遗风,给他那战斗的思想带来多大的欢欣鼓舞,以至于,开始只是为了把莫雷尔骗来而阴谋策划的这场决斗,现在要放弃掉,他未免感到遗憾起来。没有任何一次争斗他不认为是自告奋勇,与著名的盖尔芒特王室总管一脉相承,然而,若是换一个人,同样赴决斗场的举动,他又觉得是倒数第一的微不足道了。“我